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再婚家庭

● 险 峰 著



霓/虹/鸟/丛/书

霓 / 虹 / 鸟 / 丛 / 书

再婚家庭

险峰 著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婚家庭/张险峰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0

ISBN 7-80611-933-7

I. 再…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1880 号

霓虹鸟丛书

再婚家庭

险峰 著

责任编辑:翟建文

装帧设计:愚 人

美术编辑:宋丕胜

责任校对:李桂香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邮政编码:050071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
public.sj.he.cn **Tel:**0311-7042501 转

印 刷:河北省深泽县印刷厂(深泽县建设街 23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13.125 印张 317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21.00 元

ISBN 7-80611-933-7/I·834

第一章

1

初夏清晨的阳光是和煦的，照在人们身上，真是惬意极了。

正是上班的时间，A医院的医生、护士们或骑着单车，或步行着，纷纷走进了医院的大门。

杜鹃也夹杂在人群当中。不时有人向她打招呼：杜大夫，早。小杜，早上好……杜鹃便也微笑着向每一个人示意：早，你早……

几乎每天都是如此。

等到杜鹃来到内科病房，和其他同事一起换下外衣，穿上了白大褂，戴上口罩和帽子，繁忙而又紧张的一天工作便开始了。查

房，听诊，开药……忙得不亦乐乎，可以说脚不沾地。每天都有病人痊愈后出院，每天又有新病人住进来填补刚刚造成的空缺。在杜鹃的印象里，还找不出有哪一天医院病人少的记录，即使逢年过节，一切照旧。

同事柳茵怀里抱着一摞信报走进医办室，杜鹃一见，忙站起来，有些急切地问道：

“有我的吗？”

柳茵摇了摇头。

杜鹃不禁长长地叹了口气：

“有一段时间，他来信表示说不想回来了。他说他已不习惯国内的生活。尤其想到家门口的那一溜垃圾筒，想到在公共浴池洗澡时水忽冷忽热，好几个人挤在一个水龙头下的那副狼狈相，他就难受。我给他回信说：怎么在国内几十年都活过来了，一出国才几年就不能在国内活了呢？你这个人哪，我算看透了，要是再爆发一次抗日战争啊，非当了汉奸不可。”

杜鹃说的这个他，是她的丈夫原野。他只身一人到美国留学，如今已有整四个年头了。

柳茵笑笑：“说是这么说，你还是挺想他的。”

杜鹃道：“那是，毕竟是十多年的夫妻嘛。”

柳茵问：“最近他的信是不是少多了？”

杜鹃点头：“嗯。不仅是少，而且……”杜鹃艰难地咽了口唾沫，“不怕大姐你笑话，以前的信都有 my dear 和 kiss you 等字样，可这几次都平淡如白开水，间隔的时间也长。我觉得有什么不测要发生了。”

柳茵长叹一口气：“杜鹃，就算是大姐给你一个忠告吧，你……你要多长个心眼，多做几手准备啊。丈夫或妻子出国后，同

留守在家的爱人分道扬镳的可是不少啊！”

杜鹃低下了头，沉默半晌才道：“我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我还是觉得不大可能，毕竟，我们的感情很深，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说起儿子，杜鹃甜蜜地漾起了笑容。

柳茵说：“原梦是可爱，我都喜欢得不得了。要是铁蛋能在我身边，让他们俩在一起玩，那该有多好……”

一句话勾起柳茵酸酸的心事，她痛苦地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杜鹃同情地望着她道：“大姐，铁蛋比我老家原梦大几岁？”

柳茵稍稍平静了一下心情：“大个五六岁吧。他属牛的。”

杜鹃算了算：“嗯，大六岁。铁蛋他，应该上高中了吧？”

柳茵点头：“高一。我这个当母亲的，也不知他学习成绩怎么样？”

杜鹃道：“都是潘自仁害的你。”

柳茵说：“福兮祸兮，谁能说得清？好在，我现在解脱了。”

杜鹃望着她，还想宽慰几句，但柳茵很快便把繁乱的心态调整过来了，她向杜鹃摆摆手：“不提这些陈年往事了，哎，我问你，你上白班，原梦的午餐怎么解决？”

杜鹃难过地道：“没别的办法，只能是每天带饭，在学校热热吃。”

柳茵说：“苦了孩子了。”

“也没啥，现如今这样的孩子不是挺多的嘛。”

“要是原野能回来就好了。至少你也不用过这牛郎织女的苦日子了。”

“回来？这我可不敢奢求。只要他在美国还能记得有老婆孩子，我也就阿弥陀佛了。”

柳茵笑了：“要求不高嘛！他不给你写信，你给他写嘛。”

杜鹃又叹了一口气道：“也是。不过，信没有电话快。下班以后，我还是给他打个电话吧。不管怎么说，你就是忘了我，也不该忘了咱的亲生儿子啊。他想你都快想疯了。”

柳茵望着自言自语的杜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杜鹃的电话还没打过去，那边的越洋电话已经打过来了。

杜鹃撇下正照顾的病号，急不可耐地拿起话筒，有些慌乱地问道：“喂？是你吗？真的是你？你还知道打电话啊？说真的，你要再不打来我就要打过去了。”

电话里原野笑了笑，然后说他要回来一趟。

杜鹃高兴极了：“是吗？这是真的？”

原野说：“是真的，明天的班机，后天就到了。电话费挺贵的，见面再说吧。”

杜鹃说：“好，好，我做好吃的等你啊。”

放下电话杜鹃一蹦仨高，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凑到柳茵身边压低了声音喋喋不休地道：“我还以为他把我们娘俩给忘了呢。没想到冤枉他了。你不知道，他在美国老搬家，但以前搬家变地址，总是提前好多天来信或来电话跟我商量，可上个月他搬家却没有告诉我，是我问了以前的房东才搞到他的新电话号码的。我把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个女人。我承认当时自己心里就直嘀咕，所以才更想得到他的消息。现在看来没事了，那女的我估计是房东，要么就是同事。”

柳茵笑了笑说：“好了，快回病房处理病号吧。”

下班了，杜鹃力邀柳茵到她家去吃饭。她说：“大姐，去吧，我给你露一手好手艺。反正你一个人回家也得做饭。”

柳茵谢绝了，她说：“你还是快接孩子去吧。等原野回来了

你再请我。”

杜鹃见她不去，便不再勉强，道了声再见，骑车走了。

柳茵等她走远了，转身向办公楼后边的一栋四层的小楼走去。那栋楼是医院的单身楼，柳茵就住在这里。没走两步，就听见身后有人喊：“妈——”

柳茵浑身一颤：是儿子铁蛋的声音。她回头一看，果然是儿子铁蛋躲在一个角落里望着她。

“铁蛋——过来呀！你怎么不过来？”柳茵惊喜地忙喊。

铁蛋终于踟蹰着走了过来。柳茵一把抓住他的胳膊问：“今天怎么想起看妈来了？”

“他去南方了，剩我一人在家。”

这个他，是指柳茵的前夫，铁蛋的爸爸，潘自仁。

柳茵说：“太好了！走，跟妈回家。啊！”

铁蛋犹豫了一下，扭捏地跟在了妈的后面。

2

只要妈妈上白班，中午的时候，原梦都要在学校独自吃午饭。

虽说现如今上学的孩子中午在学校自己吃饭的很多，但那大多是已有了自理能力的初中和高中生，小学生只是其中很少的少数。所以，当大部分的同学回家后，校园里和教室里一时就显得过于安静。往往这个时候，一种孤寂的感觉便会袭上只有十二岁的小男孩原梦的心头。

多想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啊……要是爸爸不是在美国，而是在自己的身边那该有多好……不不不，爸爸还是在美国好，美国比

中国先进，要不，为啥一说起爸爸去美国了同学们一个个都羡慕得要死呢？只是，要是能和妈妈也一起去美国就好了……

好在，今天不用感到孤寂了，在学校吃午饭的人当中，又增加了一个新成员——班上的女同学雨菲。他们可以边吃饭边聊天。

“雨菲，你今天怎么也在学校吃饭？往常中午你不是都要回家么？”

那个叫雨菲的女孩子答道：“我妈妈和她的老板到南方考察去了，我爸爸的单位远，中午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所以，所以……”

原梦又问：“那你姥姥呢？她怎么没来陪你？”

雨菲道：“姥姥本来住得离我们家就远，来一趟不容易，再加上今天是我姥爷的祭日。她去给我姥爷扫墓去了。”

原梦“哦”了一声。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凑过来，看了看雨菲的饭菜，像是发现了什么似地大叫道：“耶——你爸爸给你做的是什么饭哪？喏，你瞧我妈给我做的是什么水平？”

他把自己丰盛的饭菜给雨菲瞧，后来干脆就用筷子把菜夹到雨菲的嘴边：“你尝尝。”

雨菲尝了一口：“呀，原梦，你妈做饭做得真香！”

原梦一听乐了，抄起筷子就往雨菲的饭盒里拨菜：“香，那你就多吃点。”

雨菲忙喊：“够了，够了。”原梦则大大咧咧地说：“吃吧，吃吧。我这儿还多呢，就当是我请客了。”

俩人一边吃一边幸福地嬉闹着。

吃了一会儿，原梦问雨菲道：“雨菲，你爸是搞什么工作的？”

雨菲说：“我爸可不如你爸，他在一个机关当文秘。人家都

叫他老秘。干的是老给领导写文件和报告的那种活儿，写得好，是领导的水平高；写得不好，领导就说你这人真不行。弄得我爸整天苦恼极了。为这，我妈没少埋怨他……”

“埋怨啥？”

“没出息呗。我妈说：你给领导写的文件，让领导念了，就成领导的了。照这么说，你有当领导的能力，却没有当领导的运气，当然是没出息。”

原梦笑了。

雨菲突然注意上了原梦的饭盒，那黄色的饭盒上有非常好看的米老鼠和唐老鸭的图案，她由衷地赞叹道：“你这饭盒真漂亮。”

原梦骄傲地道：“那当然，这是我爸从美国给我买的。我爸还说，要给我买和真人一样大小的唐老鸭呢！哎，动画片里你最喜欢啥？”

雨菲想了想说：“嗯……《花仙子》。”

原梦一撇嘴：“哼！日本货，比不上美国货。哪有米老鼠和唐老鸭有趣？在所有的动画片中，我最喜欢唐老鸭了。瞧，就这样……”说着，原梦离开桌子，在讲台上惟妙惟肖地学着唐老鸭的嗓音和动作：“呱呱呱呱，啊啊——”

雨菲被他逗得前仰后合：“太棒了，原梦，这唐老鸭你爸什么时候才能买回来呀？”

一句话说得原梦情绪低落，他嘟囔着：“我也不知道。”

雨菲知道触到原梦心灵的痛处，为了安慰他，便道：“对不起。原梦，为我演奏一首曲子吧！我可想听你拉的小提琴了。你拉得真是太棒了！”

原来原梦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小提琴手。听到来自女孩子的夸奖，他骄傲地笑了笑，一伸手，变魔术般从自己的抽屉里取出

一把小提琴来，掀去封套，问雨菲道：“你想听哪首？”

雨菲说：“随便。”

原梦想了想，悠扬地奏响了一首西贝柳斯所作的《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可是一首虽好听但演奏起来难度极大的曲子。

随着原梦的手在小提琴上流动，悠扬而又动听的旋律飘逸在教室上空。雨菲听得都入迷了。

一曲演罢，从教室后面传来了掌声。雨菲和原梦回头一看，同时大叫道：“尹老师！——”

他们的班主任尹红走过来。原梦问：“尹老师，还没到上课时间，您怎么来这么早？”

尹红说：“你们俩中午不回去吃饭，我不放心，过来看一看。”

雨菲、原梦同时道：“谢谢老师！”

3

也是中午，雨菲所说的她那个当老秘的爸爸肖书君正伏在办公桌上，吭哧吭哧地在为领导写一篇发言稿，局长等着要呢。

吃完午饭，其他的同事们都七倒八歪地睡午觉了，可他还得干活。谁叫他是秘书呢！

匆匆写完最后几个字，书君顾不上再浏览一遍，拿稿子向局长办公室走去。

在局长办公室门前，他轻声地敲了敲门。半天，屋里才传来了赵局长略显懒洋洋的声音：“进来——”

书君想：糟了，该不是局长正睡觉吧？

果然，当他推门进来的时候，赵局长正从沙发上翻身而起。

书君结结巴巴地道：“赵……局长，打……打扰您睡觉了……”

局长摇摇头，坐到办公桌前，和颜悦色地问：“小肖，写完了？”

书君把报告端正地放在局长面前：“写完了。您看看。”

赵局长扫了一眼：“唔，不用看了，你，我是放心的。”

赵局长说完这话，居然亲热地拍了拍书君的肩膀。

往日不苟言笑的局长可不是这样的。今天这是怎么啦？他终于把我当成自己人了吧？书君想，也是应该的，自己给他卖了这么多年的命么！应该抓住这个时机。

赵局长看书君站着不走，欲言又止的样子，好生奇怪，便问：“还有事吗？”

书君讷讷地道：“嗯，赵局长，是……有点事，这回……这回局里分……分房，请您……请您……”

赵局长明白了：“唔？原来是这事，你放心好了，没问题。毕竟你符合扩房条件嘛。”

书君一听，激动地道：“哎哎，我现在住的那房，实在是……实在是太小了……”

赵局长挥挥手说：“你放心吧，一切包在我身上。”

书君高兴地连连鞠躬道：“谢谢局长，谢谢局长……”然后他唯唯诺诺地退了出去。

书君回到办公室，忍不住地产生了要把这好消息告诉别人，以期别人与自己一同分享快乐的想法。告诉谁呢？妻子若兰同他的老板去南方了，女儿雨菲还在学校。再说，这件事告诉一个小孩也没多大必要。自己的父母远在陕西老家，年岁已高，鞭长莫及，告诉了也高兴不到哪儿去。真正应该告诉的是自己的丈母娘。对！哪个丈母娘听说自己的女婿有了出息都会高兴得发狂的。唔，对了，今天是岳丈的祭日，她去扫墓，也不知回来了没

有，打个电话试试看吧。

书君拿起电话，拨了几个号，通了。电话里传来书君岳母王冬梅的声音。她说她扫墓回来刚进家门。书君为自己没有去为岳父扫墓道了歉，王冬梅说这没有什么，毕竟你们都忙，有若凡跟我一起去就行了。

若凡是书君的内弟，在清华大学办的一家电脑终端工作站搞电脑程序语言的开发工作。妻子名叫可新，是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员，一家子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两岁了，取名叫星星。

书君连连说：“那好，那好。妈，我想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呀，这次分房，看来我是铁板钉钉了，以后，房子宽敞了，您再来，就有地方住啦。”

王冬梅一听也高兴极了，她说：“那太好了，你和若兰总算熬到这一天了。以后，你们俩要是再出个差啥的，雨菲就不用送过来了，我到你们那边帮着照顾就行了。唔，对了，若兰说她后天回来，你知道了吧？”

书君一脸茫然地说：“我不知道啊！她没跟我说。”

王冬梅说：“她没跟你说？这孩子，光顾着告诉妈了，却不知道告诉自己的丈夫……”

书君说：“也可能是找我没找着吧？妈，您还能想起她是几点到吗？我去接她。”

王冬梅道：“几点……几点……你等着啊，我记下来了……”电话里传来她翻本的声音，一边翻一边道，“这孩子，回来看我不好好说说她……唔，找到了，是后天傍晚六点四十分到，从深圳开来的 1316 次航班。”

书君一听愣了：“航班？！您是说她坐飞机？！”

这可真是没想到。

放学了，杜鹃接上原梦，掩饰不住发自内心的喜悦，对原梦说：“原梦，时间还早，想不想去广场玩儿？”原梦说：“想啊，太想了。”杜鹃说：“那还等什么，打个车走啊。”

原梦一蹦老高：“耶——”

从学校到广场，打个车一会儿就到了。

杜鹃今天是如此高兴，以至于在车上就情不自禁地哼起了歌。原梦不解地看看她问道：“妈，你今天咋这么高兴？”

杜鹃说：“你猜猜。”

原梦说：“发奖金了？”

杜鹃说：“去。小孩子不要老谈钱。”

“那——妈妈今天买了件新衣服……”

“不对。”

原梦想了想：“哎，我知道了，一定是我爸来电话了！”

杜鹃笑了：“快入门了，比这个好。接着猜！”

原梦恍然大悟：“啊，我想到了！”

于是他大叫，杜鹃也和他同时大叫道：“（你）我爸爸要回来！——”

“真是太棒了！”原梦喊着。正好这个时候广场到了，原梦跳下车，也不等妈妈就发疯般地向广场跑去。边跑边喊：“我爸爸要回来喽！——爸爸可以给我买唐老鸭喽！”

他是那样发狂以至于随手从一个正放风筝的老者手里夺过风筝线自己跑着就放了起来。杜鹃在后面追着喊着：“原梦！——慢点跑——别摔着。我们玩一会儿就回家吃饭，听见没有？！”

原梦拿着风筝早跑远了。杜鹃抱歉地对老者道：“你看这孩子。”老者宽容地笑着道：“让他玩吧。”

原梦跑着跑着，回转身来，很认真地冲杜鹃喊：“我爸爸给我买的唐老鸭，那是正宗的美国货！我们同学见都没见过。”

杜鹃哭笑不得地望望他，又望望天空——那是一个孙悟空造型的风筝，飞得很高很高。

同一时间，书君和雨菲也走在回家的路上。

“雨菲，中午的饭菜还行吗？”书君问。

“什么？”雨菲一时没有回过味来，后来她想起原梦的饭菜，便狡黠地一笑说，“嗯，行，行。好吃极了。”

书君说：“我知道你在骗我，我做的饭菜是什么水平我知道，肯定难吃。不过，能填饱肚子也就行了。好在，你妈就要回来了。”

雨菲惊喜地问：“真的？”

书君点头：“嗯，后天。”

“这么快？她不是说光路上就得走三天吗？！”

书君说：“这回呀，她连仨小时也用不了，她是坐飞机。”

雨菲惊讶地：“哇——爸爸，我还没有坐过飞机呢！”

书君说：“别说你了，我都快四十的人了，连飞机里面是啥样还不知道哩。你妈也一样。说起来，你妈算是咱家第一个上过天的人哩。”

雨菲说：“爸，我感觉你把我妈说得特伟大。”

书君笑了：“你妈是挺伟大的，她敢砸碎铁饭碗，我就不敢。也亏得你妈，咱家的日子才有了起色。要不，光靠你爸我那点工资还不够你买零食吃呢！哎，后天是星期天，还是你妈的生日，我们去机场接你妈，给她一个惊喜好不好？”

雨菲大喊着：“好——然后，我们在家为妈妈开一个生日Party。”

书君也喊：“OK！”

雨菲看见一个鲜花店，对书君道：“爸，我想给我妈买束鲜花。”

书君看了看鲜花的标价——买上几束，怎么着也得花上三四十块钱。他有些犹豫：“我们还是不要太仪式化吧，只要心意到，你妈会高兴的。我们给你妈买一个蛋糕就行了。”

雨菲说：“我不嘛。”书君只好同意：“那好吧。”他刚要掏钱买，雨菲却唤住了他：“我有钱。”

书君惊讶地道：“你有钱？”

“嗯，我把妈妈给我的零花钱都攒了下来，妈妈在外面挣钱很辛苦，我应该把钱换成心意再还给我妈妈！”

书君有些激动地看着她。小小孩子这么可爱，这么懂事……真讨人喜欢……

雨菲走向花摊，可马上又犹豫地问爸爸：“这么多花，我应该买哪种啊？”

书君说：“买几束郁金香，再买几束康乃馨，让康乃馨祝福你妈妈的健康和温馨，让郁金香细说我们对你妈的谢意！”

雨菲道：“爸爸，你真浪漫！懂得也真多！可惜了，你只是个老秘！”

5

天黑下来了，在柳茵的单身宿舍里。柳茵为铁蛋端上丰盛的饭菜：“吃吧，多吃点。”

铁蛋勉强吃着。柳茵看着他，眉宇间透着慈祥的母爱。

“铁蛋，好吃吗？”她问。

铁蛋说：“还行。就是不如饭店做的。”

柳茵没有说话，她有些走神。她想：这孩子，真是被宠坏了

.....

铁蛋问：“妈，你怎么不吃呀？”

柳茵从遐想中醒过来：“哦，吃，我也吃。”她胡乱吃了几口，问铁蛋：“跟爸爸在一起，还行吧？”

铁蛋说：“还行。反正我在寄宿学校，一个礼拜只回来一次，平常都是他忙他的，我忙我的。”

“那学习呢？”

“中不溜吧。妈，你怎么每回一见面就问我的学习，烦不烦哪？”

柳茵没说话。铁蛋看了看这简陋的房间说：“妈，你何必过这种苦日子，你跟爸爸和好吧？啊！我们再住在一起。”

柳茵说：“对不起儿子，我是不能回去的。有些事情你还不大懂得。将来你就会理解妈妈了。”

铁蛋说：“我懂。我都高一了。你不回去，不就是因为和我爸没感情吗？感情这东西，能值几个钱？再说，我爸对你还是有感情的，你们刚离婚的时候，他可不愿意了。他还给你写过信呢！”

柳茵一愣：“是吗？”

“嗯。”铁蛋点头，“信是让我写的，我至今还记得都写了些啥。”

“写些啥？”

铁蛋像念书一般：“柳茵同志，同你离婚，我很后悔。这些天我一直在反省自己，我愿意向你赔礼道歉。我希望你能回到我